

南方燈火

親愛的朋友，時至入秋，北海道的天氣如何？

氣溫驟降時記得多加些衣褲，下雪時拍幾張照片，並寄過一片東海給我，好嗎？我時常一個人去盪那綁在榕樹上的鞦韆，想像你穿著短褲短袖盤腿坐在樹下扇著風，額角沁出水珠，你說，台灣真是一個炎熱潮濕的海島。而那時已是我們的深秋。

我想，我肯定無法在你們那兒生活吧！我的血液裡有海水的脈動、我的髮梢收藏了海風的氣味，我是海港的兒女，我所生長的枋寮是一個溢散著海洋之鹽分的小鄉村，坐落在你口中南方島嶼的最南端。

童年記憶裡，夏季時會有冰淇淋小販騎著三輪車繞著村子叫賣，吧嘍吧嘍的按著喇叭，接著整條街的孩子們便會不約而同地推開鮮少上鎖的家門，一擁而上。其中有個女生，戴圓圓呆呆的粉紅色眼鏡，嗓門很大，喜歡領著大家在村子裡到處冒險、發明各種遊戲。

儘管以前跟她不是說非常熟識，但也只有她跟著我走過了一次次的生長痛，變成了執拗的少年。

入秋後的海港總是帶給人們寂寞的錯覺，你卻是在這個時候與我相見的。我深刻的記得你揹著大大的行囊，眯眯眼透過鏡片吃力地讀著攤開在榕樹下的地圖。一個標準的日本人，我心想，卻操著那樣一口流利的英文。

那棵十人合抱的榕樹是枋寮的著名景點，有一部叫做海角七號的國片曾在那兒取景，但他們怎麼會知道，榕樹東方有間賣水餃跟酸辣湯的不起眼平房、北方有座小小的土地公廟，每逢稍大的雨必淹水。

他們又哪裡會知道，我在升小六的秋天，在那裡遇見一個神祕的日本人呢？你說升高中前決定來到這個南方島嶼自助旅行，卻在一個海港的榕樹下失去方向。如果冥冥之中必有註定，那麼，別心急了，就到我家打點打點如何？

枋寮人大抵是好客的，爺爺奶奶聽完我翻譯的一蹋糊塗的解釋後，和藹地為你在客廳沙發上留了一組枕頭棉被，卻沒人想到，這一待，就是一個月。

聽說北海道以前叫做蝦夷島，當我高興的與你分享我的新發現時，你吃力地跟著我唸出了「蝦夷」的音，接著溫柔地對我笑笑。如果有天我也踏上了北方的土地，你還會如此親切地為我接風洗塵嗎？

你說，待完這個秋天就要回去。但三個月的奔波使你勞累、台灣北部的煙塵使你孤獨，你終於侃侃提問，能否就暫住在此地？

枋寮姑且是一個家，鄉里之間無不相識，於是夜不閉戶、隔條街也能借到柴米油鹽。那你就留下吧，家裡也只有三個人，我們的村莊以它的方式留下了你，那我便待你以溫柔，如同秋天往往溫柔地包容夏天的撒野。

我的父母北上掙錢，許久許久才見上一面。我本是想語帶憂傷地向你訴說這些事，

你卻指著我們家唯一一張的合照，笑笑地說：「妳爸爸長的很像菲律賓人。」我笑了，那天下午特別去查了「原住民」的英文單字給你。

你離開後不久，我也搬出了枋寮。

在枋寮北方約二十公里處，一個叫做潮州的城鎮。那裡的交通方便、每一百公尺就有一家超商。我升上了國一，再也不曾赤腳在操場上打野球。潮州沒有騎車的冰淇淋小販、沒有挨家挨戶賣玉米的歐巴桑、沒有苦澀的海風。就如同你說你不喜歡東京那般，我在潮州的歲月日漸枯萎，像一條擱淺的魚。

和你悠閒地度過的那一個月，我竟從未問起關於初中的生活。那樣的壓迫感及快速前進的日子是真實的嗎？嶄新的桌面上那一疊疊的參考書是必須的嗎？我想給你寄封信，卻總是擔心你早已把我的名字遺落在這遙遠的海島上了。

時日推移，十多個日子以後我也將走到寂寞的十七歲。這五年來、千餘個日子裡，只收過你一封長長的、爬滿蝌蚪般英文字樣的信。時至今日我尚未完整地將它譯出。

你相信嗎？我跟那一個粉紅色眼鏡的女孩進了同一所中學、放學回家搭同一輛校車、走同樣的一段路。她變了很多，身材抽高之外，換上一副黑色方框眼鏡，頭髮留過肩，離那一個在村裡巷裡大喊而奔跑的大姐頭形象甚遠了呢。我們變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，但極少提到枋寮。我肯定她的血液裡也淌流著海洋，但多少時日的練習，已讓狂妄的海風趨近於無聲。

大多時候我們完美地融入人群，在別人眼裡我們友善、有禮、家教良好……但只有在那些夏季尾聲的時刻裡，秋風如潮水般濺起，我們在便利商店的玻璃窗前靜靜望著人來人往——可悲的是，這個城鎮竟然連個讓人緬懷過去的安靜地方都沒有——讓過往的每一個夏季流過腦海，例如誰家的男孩又愛上了誰家的女孩、哪條巷口的大媽又吆喝著大家去吃剛包好的肉粽……我們之所以相像而相互依存，不過就是因著那顆出於同源、雋刻著沙灘紋路的心罷了。而在這個彬彬有禮卻冷漠的時代裡，誰還會記憶我們所擁有的那，寂寞且躁動不安的靈魂？

我大概是病了。

偶爾，我覺得與你的距離彷彿近在眼角眉梢，但那個搭公車只要半小時就能到達的家鄉，卻如同相隔一整片大洋，我缺乏勇氣去泳渡那些橫亘的歲月。

你曾懷念過我們國小的操場嗎？在三年級時紅土被一車一車的運出，我彷彿見證了什麼驕傲的歷史，中間草地上有四塊明顯的禿地，正好是樂樂棒球四個壘包擺放的位置。

我的左外野守的很好吧？我記得那天將你介紹給我們的隊友時，大家都用奇異但友善的眼光盯著你，你靦腆的笑，羞赧接下隊長遞上的球棒。我也記得你很快就跟我們一群野孩子混熟了，我想，語言隔閡並不是人們疏離的藉口，冷漠才是。

每個打完球的下午，大家乖乖地收拾好球具，接著三四輛腳踏車霸佔鄉間小路，大夥兒吆呼著要去哪裡吃枝仔冰。那短短一個月，我是球隊裡唯一擁有專屬司機的女生，這讓當時的我感到無比榮耀及驕傲。

坐在腳踏車後座，那時候產業道路兩旁種滿甘蔗，甘蔗園裡總是流傳了許多能將小孩嚇哭的傳說，例如上吊的女鬼、衣衫襤褸的男人、拿著鐮刀的怪客……於是我們一群孩子通過那段路時會異常沉默，我喜歡偷偷聽著你的呼吸聲，看你的頸背滲出薄薄一層汗，有好些時候我都想伸手幫你抹去，但從沒有一次真正提起勇氣。

五年以來，想起與你待過的那個秋天，每每令我會心一笑。但我想告訴你，時代已不再溫柔了。你現在是大學生了吧？我想祈求上天賜我一個溫柔的下午，讓我能再回到那棵大榕樹下方，將報紙攤在盤根錯節的地上根上乘涼閱讀。只因那是我想念你最直接的方法了呀。我擁有一個象徵著不停落雨的時代，在這個時代裡人們變得虛偽、一切關懷陪伴漸顯勢利。大概是兩年前吧，爺爺肺病復發，先行離世了，他的最後一面我用課業繁忙當作藉口，並沒有去見。不過據說在那些精神恍惚的日子裡，他曾有一次提到你的名字呢。

爺爺奶奶想要一個男孫，這我大抵是明白的。爺爺過世後約兩個多月，在某一個晚自習結束後，我曾突發奇想的搭上南下的公車在夜色裡孤獨旅行，在枋寮漁港下車，熟悉的苦澀氣味迎面撲來。我爬上供遊客參觀的燈塔向下俯視，甘蔗田少了，多了更多不知名的燈火，在我所熟悉的南方一點點亮起。

你相信嗎？我竟然流淚了。我自詡是一個極端堅強的人，我向來是群眾裡最不畏懼在荊棘中打滾的那一個，越痛的傷越能讓我咬緊牙關，畢竟在這樣的時代裡，軟弱的人會被淘汰。但我輸給了思念，對家鄉、對童年、甚至是對你的思念，在那樣柔軟的夜裡化作南方燈火，亮起我久未整治的心。

親愛的朋友，你還在聽我說話嗎？

我想向你道歉，對不起，我憎恨秋天，秋天總是發生了太多事。之所以下定決心提筆寫信給你，是因為我又不得不進行我生命裡過多的遷移。我向你說過我鮮少見到父母，但每次見面，就會為我的生活投下各式不同的震撼彈。明年秋天高中畢業，我要搬去台北了。

我試著向你輕描淡寫我的悲傷，可是那些奔跑飛翔的日子，要怎麼樣才能全然地遺忘呢？我又得學習去呼吸那些瀰漫的煙塵、學習在談吐之間變的更加圓滑世故、學習在流動的人群裡頭，穩穩拋下自己的定錨。這些，你都學會了嗎？

坦白說，我已隨著時間逐漸遺忘你的面容，夾在小六日記裡那張你的照片，我不願去翻閱。乾淨簡單的頭髮、只比當時的我高一顆頭的身高、及那對溫柔卻神秘的眼睛，我不想要在年年歲歲裡頭，讓這樣一張臉龐成為我對於異鄉的唯一憧憬。

枋寮還是好的。只是我所留戀的那些漸漸都已消逝，榕樹依舊站立在那裡，但一旁的水餃店老闆也徒然留下時代的記憶；土地公廟早已讓鄉公所遷走；騎車的冰

淇淋小販，也被超商及冰店取代了。可我卻從沒想過，我終究得離開那片出生的海洋。

我花上很多個夜晚來想像，我離開後的南方會是什麼樣子？有沒有人會為此多打一個噴嚏？或是那個晚上，榕樹會不會沙沙的為我送行？但想著想著，總是聯想到你離開的那天，我換上長褲長袖，帶了一頂毛毛的帽子。你卻換上當初那套短袖短褲，優雅地背起行囊。

在這些時日裡頭，我當然也認識很多不同的人，他們陪伴我生活、陪我哭、陪我笑，但在秋意氾濫的時節裡，我只思念你。你連結了我的故鄉及我的過往，你帶來了北方的顏色，卻讓我時時刻刻惦記那些南方的故事。

對了，那天回到枋寮，我沒有回家。就只是在高高的燈塔上望海、望不熟悉的螢螢燈火，然後搭上清晨的第一班公車折回潮州。天氣微涼，我在車上抱緊磚頭般重的書包，拉上外套的拉鍊，不願意去想像奶奶此刻正躺在客房稍嫌硬的木床上睡著，而主臥室那張雙人床，卻空曠了太久。

我的一年始於秋天、終於秋天。當我終將離開原先的生活方式出發遠行，也許，我才能真正了解你落腳枋寮的毅然決然。

而那南方點點燈火，將永遠在我心裡的某塊角落，悠悠地照耀每一個無法訴說的美好曾經。

親愛的朋友，我的南方燈火，將永遠為你亮起。